

比较译丛 钱颖一 主编

希特勒的影子帝国

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Pierpaolo Barbieri)

[阿根廷] 皮耶尔保罗·巴维里◎著

刘波◎译

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中信出版集团

希特勒的影子帝国

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Pierpaolo Barbieri)

[阿根廷] 皮耶尔保罗·巴维里◎著

刘 波◎译

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
(阿根廷) 皮耶尔保罗·巴维里著；刘波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8.7

书名原文：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ISBN 978-7-5086-8842-8

I. ①希… II. ①皮… ②刘… III. ①经济史—研究
—德国—现代 IV. ①F151.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9963 号

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Copyright © 2015, Pierpaolo Barbier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著 者：[阿根廷] 皮耶尔保罗·巴维里

译 者：刘 波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7 字 数：348 千字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339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8842-8

定 价：7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CS 比较译丛 20

献给我的父母，阿德里安娜和佛朗哥，
感谢他们对我的教导和付出。

目 录

“比较译丛” 序//Ⅲ

序 章 地下的尸骨//001

第一章 两个西班牙//019

第二章 昨是而今非//041

第三章 平步青云的亚尔马·沙赫特//086

第四章 “给我四年时间” //120

第五章 干涉开始//160

第六章 断崖//181

第七章 影子帝国//204

第八章 神魔共忌//228

第九章 正式帝国//255

结 语 一体化的欧洲//287

附 录//299

注 释//303

致 谢//418

序 章

地下的尸骨

酷吏盘踞的西班牙，
默默忍受着，
为虎作伥的命运，
然而他们本可奋起反抗，
成为烈士。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西班牙》，1965 年

“西班牙与众不同”，20 世纪 60 年代，这样的广告出现在世界各地。^[1] 这些广告是为了给一个闭关自守的专制国家吸引游客，也引来了一些渴望地中海艳阳的富裕游客。当时，西班牙被欧洲邻国排斥，但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美国国务院更关心阻止一场“红色瘟疫”降临西欧，而不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大元帅复古的专制统治。^[2]

如今的西班牙，的确不一样了。以任何可量化的标准来看，西班牙都是 20 世纪晚期罕见的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从繁荣到萧条的房地产业大波动（因欧元区债务危机而恶化），但这也难掩它的光辉。在佛朗哥于 1975 年去世后，西班牙经历了一场相对顺利的民主转型，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率降低，民族领土收复主义诉求*逐渐减弱，无缝融入欧洲，更不用

* 主要指直布罗陀主权收复问题。——译者注

说恢复了在“伊比利亚美洲世界”的文化领先地位了。^{*}今天的西班牙拥有一些全球运营最佳的公司，以及繁荣的西班牙语出版业，而西班牙语是全世界第二大被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3]尽管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经济衰退，承受着令人痛苦的高失业率，但西班牙政坛并未出现成功的反欧洲政党，这与一些邻国形成了强烈反差。即使那些梦想在加泰罗尼亚实现地区自决或独立的人，以及梦想巴斯克独立建国的人，都支持一体化的欧洲。

但是，除了成功转型为一个融入全球的现代国家之外，西班牙还有一些别的故事。久远的战争、针锋相对的不同记忆、讳于讨论的罪行，不断重新浮现，搅扰着西班牙新获得的宁静。不夸张地说，在荒凉的伊比利亚大地之下，埋藏着一些未被彻底遗忘的尸骨。人们在尸骨之上创建的社会虽已成功，但是，尸骨还是会在一些最预想不到的角落，悄悄地爬出地面。尸骨就像尼采所述的“永恒轮回”，不断地重现在法庭上，在政治中，在文化里。这些尸骨尽管一直被噤声，但并不沉默。

西班牙内战发生在 75 年前。然而围绕着有关这场战争的记忆，人们依然在激烈交锋。战争记忆在法律上受到质疑，在文化上受人关注，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这场战争的回声，至今依然在西班牙国内外回响。^[4]但是，佛朗哥究竟如何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一个分裂的国家之上，关于这个故事，仍有一些关键部分深埋于地底，就像在他制造的大屠杀中受害者的尸骨一样。外国的干预是埋藏最深的部分之一，在干预中，德国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军队、技术和给养来到了西班牙，助佛朗哥一臂之力。本书意在揭示一场在西班牙土地上建立非正式纳粹帝国的工程，

* “伊比利亚”一词有多种含义，可以指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或伊比利亚文化，为简洁起见，本书中凡以“伊比利亚”作为“西班牙”同义词之处，统一译为“西班牙”。——译者注

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并阐明其经济运作框架。我所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建立的“影子帝国”，与他后来试图建立的正式帝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当时德国与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派的关系，截然不同于国民军派与其另一个主要后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关系。但佛朗哥比这两个支持他的法西斯分子要活得长得多。在他们覆灭后，佛朗哥机敏地“忘记”了所有欠他们的债，并抹去了这些债曾对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即在未来德国主导的欧洲经济体系中扮演特定的角色。

严格而言，这不是一本关于西班牙的书。本书讲述的是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与战争，这必然是超越国家边界的。尽管我着重讲述西班牙、德国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也会作为重要角色被论及，从战场、会议室到银行。只有在“大萧条”时期国际体系失灵的背景下，纳粹德国才能以本书所述的方式，试图从西班牙内战中获益。关于该时期柏林的国内国际政策重点，以及希特勒政权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信条，目前学术界已有的观点都与纳粹在西班牙实施的帝国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本书的研究将揭示在纳粹时代的柏林，纳粹高层关键人物之间的分歧。当前的历史学文献通常描述德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大战，在这类描述中，许多关键人物被忽略了。

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是独特的，不仅在与英法等其他强国的行为相比时是如此，而且在与罗马实行的“法西斯主义”政策相比时，也是独特的。纳粹德国在西班牙的第一场国际军事冒险包含的策略不同于它在“二战”期间试图施行于欧洲的策略。尽管希特勒最终并没有选择以西班牙影子帝国为模式来构建帝国，但影子帝国为我们了解德国在欧洲扩张势力的可能方式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反事实”猜想。在德国非正式的权力控制之下

推行非正式整合，这样的做法在西班牙得到了贯彻，比已得到深入研究的德国在巴尔干诸国的做法更彻底。与种族灭绝性的、最终昙花一现的正式纳粹帝国相比，这样的做法在很多方面本有可能获得更持久的成果。

历史正在被重写。西班牙内战史正在被重新挖掘出来。一具尸骨带来了对战争期间佛朗哥党人罪行的第一次控诉。这是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的尸骨，他是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此前一直传说，他的遗骨埋在格拉纳达某个方位不明的大坟坑里，在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旁边。在内战初期，一支国民军派的杀人小分队发现了这位正躲藏着的诗人，在几天的粗暴囚禁之后，他们给洛尔卡“喝了咖啡，很多很多咖啡”，这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行刑队表示“枪决”的一种委婉用语。洛尔卡究竟是在哪里被枪杀的，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论。尽管洛尔卡与一些著名反动派*人物关系密切，但他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有不少男性情人，这显然对他不利。^[5] 70年后，要求挖掘洛尔卡遗骨的法律诉求，推进得很不顺利。此案的核心问题是佛朗哥时代结束后西班牙制定的大赦法。但在2008年，一位法官下令挖掘19位“佛朗哥主义受害者”的遗骨，包括洛尔卡的，尽管那些被指控的杀人者自身都已经死了几十年了。^[6]

对西班牙自由派来说，挖掘这些遗骨只是一场漫长战争中的诸多战役之一。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在几十年的独裁统治之后，恢复西班牙的历史记忆。这是一场痛苦却必要的清算。历史学家搜寻了洛尔卡生命最后时刻的细节。当年，一位中学教师疑似“有幸”与这位作家一起被处决。这位教师的孙女激动不已，称

* 在本书中，“反动”与“革命”对应，是一种描述方式，不一定带有贬义。——译者注

她“为这一刻等了十年”。^[7]但她接下来又要失望了，在被指定地点的挖掘基本没发现什么东西。

但是，难以找到的遗骨又导致主张挖掘的人遭到一场更大的挫折：下令挖掘的法官成为此案中唯一被起诉的人。^[8]这位法官不同凡响。巴尔塔萨·加尔松长期与反人类罪案件打交道，其言行充满争议。1998年他控诉智利前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其独裁统治期间杀害西班牙公民，这使他举世扬名。加尔松利用了伊比利亚法理学中的“普世原则”，从而使这名前独裁者在英国期间无法利用在欧盟境内的管辖权套利（jurisdictional arbitrage）。起诉后，皮诺切特在伦敦被软禁了18个月。许多学者认为，此案代表着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毕竟，皮诺切特在亲身帮助完成了智利的民主转型之后，没有被追诉罪行，最终靠着一位西班牙法官以几位默默无闻的受害者的名义起诉，才让他差点儿真的受审。加尔松的司法能动主义带来的影响，不止于起诉这个80多岁的老朽。在其鼓舞下，许多国家都开始挑战“后独裁”时期的大赦法，如阿根廷、波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受控”的民主转型。

在世界各地，尤其在西班牙，加尔松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在支持者看来，他是一个寻求正义的不懈斗士。在反对者看来，他是一个多管闲事的鲁莽法官，硬是要纠缠于一段早已被选择遗忘的历史。英国法院最终认定皮诺切特的身体状况不适于受审，但这名独裁者回到智利后，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族长的秋天”* 最终降临。^[9]

在针对拉美独裁者、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发起一系列轰动性控诉后，加尔松又把目光聚焦到了自己的祖国。针对22个公民组

* 《族长的秋天》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这里比喻皮诺切特去世。——译者注

织提出的申请，他出具了一份 68 页的法律意见，认定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杀人者可以成为“反人类罪”的起诉对象，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赦免性的法令还是被控者的死亡，都不能使他们逃脱起诉。^[10]他随即要求获得佛朗哥及该政权其他核心人物的死亡证明，这是起诉的法律前提。他这么做，隐性地挑战了西班牙的大赦法。该法的初衷其实是为了保护佛朗哥政权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1977 年通过的大赦法成为西班牙民主制恢复的关键。^[11]因为有该法，老派的佛朗哥主义者和西班牙军人才能参与胡安·卡洛斯国王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府。^[12]这在当时是一场赌博，而且从（几乎）所有角度来看，赌博都是成功的。一些佛朗哥时代的老部长很快当选任职。接下来是一场稳定的民主转型，只发生了一些颠簸。西班牙也成功融入欧洲。

当加尔松利用追查洛尔卡不幸葬身何处的事件发动一场追究内战罪行的神圣征讨时，两个有佛朗哥主义渊源的右翼组织发起了反击。“清白之手”工会和西班牙长枪党（一个公民组织，前身为佛朗哥时代政党）提起申诉，认为加尔松此举超越职权，违反了大赦法。保守派法官卢西亚诺·瓦雷拉（Luciano Varela）表示赞同，暂停了加尔松的法官职务。公众舆论极度分裂。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这一裁决。加尔松的支持者挥舞着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代的国旗和其他标志，这个共和国就是毁于西班牙内战。

2012 年初，西班牙最高法院以 6:1 的裁决判定，加尔松不构成滥用职权罪。^[13]但最高法院又以加尔松在另一起案件中涉及非法窃听为由，暂停他的职务。该案涉及对西班牙最大保守党人民党的腐败指控，在技术上与前述案件无关。最高法院判定，加尔松在该案的调查中使用了“只有专制社会才会使用的手段”。很少有人相信这两起对加尔松不利的案件彼此无关，但结果是明确的：被暂停法官职务后，加尔松就再也不能扰乱法律现状了。为

加尔松辩护的律师抗议称，停职判决相当于“宣判职业生涯死刑”。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媒体称加尔松遭到了迫害。^[14]加尔松诉至宪法法院，质疑最高法院的中立性，理由是有新证据显示，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可能与加尔松调查的政党有联系。^[15]最高法院认定加尔松不构成滥用职权的判决，相当于为他调查佛朗哥时代的罪行开了绿灯，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法官敢踏入这个雷区。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西班牙地下的尸骨依然深埋，而这是有其重要原因的。

围绕西班牙地下尸骨的斗争不仅发生在法庭上。例如，2009年3月2日，西班牙纠结的历史成了《华尔街日报》封面报道的主题。该报报道了一项立法动议，像加尔松的司法调查一样，它激发了社会分裂。^[16]该法案的名称就带有不祥的预示——《历史记忆法》。虽然没有直接提到1977年的大赦法，但它试图改变公众对内战与佛朗哥统治的记忆。^[17]该法规定，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政府可以对旧时期无数的非法处决发布道歉书，并授予“国际纵队”队员国籍。“国际纵队”是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为了与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作战而涌入西班牙。该法案的倡导者还发起了一场运动以清除佛朗哥时代的标志，包括轭与箭束*、鹰图案、街道名称和塑像。

在此几年之前，工人社会党控制的国会已经下令，把最后一尊佛朗哥塑像也移出马德里市中心。^[18]该塑像以多纳泰罗16世纪的一幅骑马者画像为模本，描绘了在守城者最终投降后，胜利的佛朗哥朝马德里进军的场景。在君主立宪制建立后的30年里，该塑像一直耸立在马德里市中心，代表着一种对佛朗哥旧时代拒不道歉的态度，令西班牙左派恼怒不已。工人社会党政府的这一决定传递出明确信号：把佛朗哥主义彻底逐出现代西班牙的公共

* 轭与箭束是长枪党徽记，佛朗哥时代的国旗上有鹰图案。——译者注

空间。但就像加尔松的案件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么做。当日凌晨，老佛朗哥分子举行烛光集会，抗议迁移该塑像。该塑像被放入一个政府仓库，不再公开展示，但它并未消失。

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下，西班牙地下的尸骨最初不是由法院或国会挖掘的，而是由伊比利亚文化界挖掘的，对此我们也就毫不奇怪了。早在佛朗哥去世之前，一代代艺术家就已经打破了对内战罪行的沉默。像优安·曼努埃尔·色拉特这样的艺术家，给诗歌添加音乐元素，复兴了对抵抗的艺术表达，在很多方面让人想起当年为了保卫第二共和国，毕加索创作油画，聂鲁达谱写诗篇。色拉特可以说是西班牙 20 世纪最好的民谣歌手。为了抗议佛朗哥政府打压加泰罗尼亚语，他退出了 1968 年的“欧洲歌唱大赛”，这是一项欧洲流行文化的固定赛事。这一退赛事件让色拉特在故乡加泰罗尼亚声名大振。他后来宣称，他发现，被禁的语言是最好的表达工具。^[19]

次年，这位音乐创作家又发起一场活动，令他举世闻名。他先是录制了一张包含 12 首歌曲的 LP 唱片，名为“献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20]马查多是内战时期的左倾诗人。该唱片用红色封皮，配有马查多的照片，这本该引起佛朗哥主义者的警惕，但不知道为什么，它逃过了审查者的眼皮。色拉特把马查多的诗改编为歌曲，令其再放光芒。这张专辑的政治宣言成分大于在艺术上向前辈致敬的成分。与洛尔卡的遭遇类似，马查多的经历也是西班牙内战期间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21]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吟唱》（Cantares）重现了马查多最著名的一首双行体诗，写于 1939 年他去世前夕。当时共和派已输掉了内战，像许多被打败的共和派一样，马查多徒步流亡法国。他写道：“行路者，你的足迹就是道路/只是道路，并非他物。/行路者，世上并无路/你走出了路。”^[22]西班牙人知道马查多在流亡中黯然去世的事。色拉特新加的歌词与原诗交织在一起，传递出清晰的政治信息：

流落他乡的诗人死了
埋于外乡的尘埃之下，
人们听到他离去时的呼喊：
“行路者，世上本无路，
你走出了路。”

很快，色拉特自己也流亡了。1972 年他把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作品改编为歌曲。这一次他没有添加任何新语。在这部专辑里，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首也许是埃尔南德斯的《洋葱摇篮曲》，一首悲伤的诗，几乎是诗人和他的家人最后的交流，因为不久后他就因肺结核，死在佛朗哥统治下的众多监狱中的某个监狱里。当时，在收到妻子绝望的信后，埃尔南德斯在借来的纸上回信时，只写了一首双行体诗：

笑笑，我的儿子……
你的笑让我自由，
给我插上双翼；
驱散我的孤独，
打碎我的监狱。^[23]

这些歌曲轰动一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西班牙公共电视台（Televisión Española）播出的节目里，年轻的色拉特遥视远方，吟唱着埃尔南德斯的诗句。即使今天看到这些影像，也足以令人动容。当时佛朗哥已去世多年，西班牙民主生机勃勃。色拉特以歌唱诗的做法启发了后几代的艺术家，新吟游歌谣运动（trova）成为人们追忆被埋葬的过去的一种文化渠道。

近年来，这种独具西班牙特色的把缅怀与吉他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已被年轻人继承，其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贾维·贝尔希亚（Javier Bergia）和伊斯梅尔·赛拉诺（Ismael

Serrano)。他们都明确支持加尔松发起的司法调查，以及各种唤醒公众记忆的行动。他们代表了一大群人，这些人不止于谴责佛朗哥主义的独裁，而是在更深层面上发起挑战。赛拉诺 1997 年创作了轰动一时的单曲《爸爸，再告诉我一次》，在隐指切·格瓦拉与迷你裙的歌词之间，有这样的询问：

爸爸，再告诉我一次，为什么在这么多路障，这么多握紧的拳头，这么多流过的鲜血之后，最终，你是什么都做不到，为什么揭去了铺路石，还是没有沙滩。^[24]

这些歌词巧妙地穿插了革命派学生的口号“铺路石之下是沙滩”^{*}，质疑在“受控”的民主转型之后建立的整个西班牙社会结构。^[25]佛朗哥政权倾覆所留下的，远不只是铺路石之下的沙滩。

本书将以一场更早的政权倾覆——西班牙的倾覆为开端。第一章《两个西班牙》，追溯了内战期间相互冲突的两种意识形态的起源。1931 年波旁王朝覆灭时，西班牙似乎将建立起稳固的全民民主，但民主制度导致了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在似乎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之间，两种截然对立的国家构想浮现出来：一个是自由主义、共和制、无宗教特性的西班牙，另一个是保守主义、君主制、天主教的西班牙。但是当时西班牙太穷了，在财力上承受不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冲突。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国民军派，若没有外来支援，都无法获胜。他们需要武器、给养、硬通货。尽管当时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大萧条”，但他们都找到了支援。西班牙成为“二战”之前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公开开战的唯一国家。1936—1939 年，西班牙成为欧洲流血的伤口。

早在枪声响起之前，西班牙内战就已经是国际性事件了。正

^{*} 1968 年法国学生运动期间，示威者拆下铺路石向警方投掷，遂有此口号。——译者注

是纳粹德国“秃鹰军团”最先进的“容克”轰炸机、“海因克尔”轰炸机，加上意大利的空中支援，造成了格尔尼卡的惨景，此事因后来毕加索的油画而永载史册。守卫马德里的共产主义者使用美制武器反击佛朗哥的“外籍军团”，这些武器购自各国，包括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当时全球化四分五裂，西班牙人却目睹了本国暴力冲突的国际化。外来干预对国民军派有利。他们是战争的发动者，最初处于明显劣势。但各大国首都做出的外交决策逆转了共和派的优势，也削弱了共和派政府。^[26]第二章同时分析巴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罗马、柏林的内部政治与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变化，以此解读各大国的外交决策。以分布在三大洲档案馆里的六种语言的史料为基础，我们现在能重现的不只是战略结果，还包括当年影响决策的新闻报道、流言蜚语、外交电文、抢夺盟友的争斗，以及不同人物的个人倾向。讲述到该章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决定西班牙内战最终结果的各大国决策，是在一个关键日子的24小时里做出的，即1936年7月25日。

但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到底想从西班牙得到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是本书的核心目的。尽管纳粹的经济与外交政策目前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学界的重新评估，但关于西班牙内战所受外部干预的历史记述，目前基本上仍没有变化，尤其是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27]德国纳粹在西班牙的计划展开后不久，就发生了大幅度变化，变得更加务实，也变得更加有野心，远远比同样干预西班牙的盟友——意大利法西斯的野心大得多。1936年，时值纳粹在德国夺权三年之后，“二战”爆发三年之前，第三帝国的首次对外军事冒险变成了一次建立非正式帝国的演练。这绝不是我们通常提到纳粹德国时所说的那种帝国主义。^[28]事实上，纳粹在西班牙的计划，是争夺经济霸权这一构想的一部分。后来，当希特勒逐渐滑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当这场战争最终在波兰边界触发时，这个构想才在柏林被边缘化。^[29]